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二十

宋 員興宗 撰

序

送魏元履序

四海雖大戶庭也萬事雖衆一理也人能視四海為戶庭融萬事為一理是於得喪進退死生善敗語黙之際必有以處之矣處之至則將樂之也知樂而樂是非内全其天者能之乎世之人亦各有是天也世撓乎俗則

世以俗敗心累於物則心以物遷俗敗心遷則冒沒顛倒蠅蛆其行糞腐其言者始莫之覺而後莫之振也嗟夫此豈其天之罪乎自滅其天者之過也建安魏元履識見甚高常隱故山其於學最長於故實蓋亦博而老矣今天子洛大臣四方逸民宜津遣者故元履以處士在遣中官于太學乃能不自疑外是是非非莫不條達為上精言之者書有至日三上至輒涕嘆至又待罪不已曹居者卒笑之曰是狂者也不然則曰是九品賤隸

疎而躁者也夫元履通古書欲化人代之佞諛者使一於正以充吾尊主敬王之本是其狂與疎與躁之罪吾知其不免也彼曰罪之云者元履斯有持矣何者人以利動此以天勝也予初以冒處三館為愧力言歸正義士不可廢棄又言佞人不可復名移臺諫書如此而元履之言適與予合也或以予比元履者或以元履比予者蓋余在都僅與元履三遇而兩家之有亡其子弟之誰其實然今猶不知也嗟乎吾與元履意各欲全其天

乎此乃所以為同哉昔咸平中种放起終南而貽譏誚放者衆甚至放出議道議仁諸篇衆亦不能放矣楊億曰放非能言者附億者以億言甚之其後即有王嗣宗之譖嗚呼嗣宗不足責也而億亦為爾矣乎吾以是知古今譏嫉者之一律也元履去國書此以贈且以示四方之知元履者也元履實士家子名挟之

送林謙之序

道也者人之所以道也吾既道之矣所以道乎人之未

至者也質渾矣而有統思徹矣而有擇言要矣而有適居誠以敬心易以良而後姦怪剽亂之說無自以入也君子之至於斯也得之則得於人知我者不益也不知我者不廢也我經吾之言充德以聳而已矣其稽決以遠其譬稱以廣其倫類以達君子何尤焉傳曰君子之言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此之謂也雖然周衰以降諸儒雜亂無章矣言不醇天地也行不醇本統也教何由振而理何由出久矣予憫其方將無如何矣使仁者有作

言辯而不流氣潔而不汙語極而不詖斯足以拯之矣惜也吾未見其人也予茍見之則將躬焉顛倒其衣裳交焉上下其議論也且道人之所道使士得所願由其庶幾乎有立哉去年來南或見謂曰閩之南有謙之林公者言其言性其性務窮道之所由出也予然後知南方有人焉有人則予其以道周旋也日公來此首過予而與予言條者累百而席者累晝既遂有以相樂也因摘夫六籍之所以祕及莊騷太史之所以分及雄況通

所以全寡者無鄉而與予戾信矣能道人之所以道也悲夫聖道天行日月運焉彼非形其明明者自形故靜也而瑩動也而彰其明斯神神斯舍矣吾又敢殫言神之所以明哉公趣如是而歸有期予何事乎鐫切哉傳曰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衆乎冥冥公無忘其所以遠也可以遠者公與之俱放風之動去故之累吾亦不知吾之所以遠也公往矣謙之於是若泗若洟再拜于前以別予起之門亦再拜而送之謙之名其興化

處士也邑人始强之乃決進士科令名擢為永福令從遊學者細大餘千人盖寂寞之音必將恃其徒萬有一焉繼之也悲夫世豈無思公之所以思者乎其亦思吾之所樂吾與君其終獨也乎

送陳平甫楊嗣賢劉德修序

蜀有陳子者同楊劉諸子求見九華曰蜀以世道亦既摘時科矣而有傷焉吾甚懟於世學也革之古始則是將奈何先生體此者其有以語此也九華曰道有今古

乎哉誠之則是弛之則廢矣二三子知之乎且動靜至極無物不誠無誠不形也今天地與我同本而我忘本聖人與我同類而我不類我亦安故哉誠不自誠則形不自形矣居然而生居然而離天地能成其大我無成焉聖人能明其大我無明焉則盡返而誠矣誠如自誠則非我無至我實不至我靜而專以一其志我徹而藏以固其用詩書六籍我帙積焉以決其敝求我者此置乎無置也如是者本充矣然聖猶謹乎思誠者與誠者

之别也孟子也者自知不能孔子而私淑諸孔子也揚子也者自知不能聖哲而非聖哲之書不好也是所以為二子也君子誠充其內而學一其外捨二子何之乎二三子若下三代之學而訪道無吾以也二三子其懋之作序言

送何才卿太守序

貟子曰墨者躓之門也私者憂之府也利者怨之階也惟君子為能醜之君子于此惡其行厥病不行厥道君

子欲道乎欲病乎居今之世不僇以自病者吾未嘗得一也或曰不有何公者乎公之來典州也反子昔者之所謂是故長長也親親也老老也賢賢也故今言明德者以何而首之貞子曰果然哉公如其南也其祥宙矣太玄釋宙以兆是得於易之晉是所謂明出地上者也其麗象在初六明德日鴻元元本本上纏斯明矣下纏所接也初六之地體動乎屯據五得位柔而上行康以侯也接二之四終戰於坤晝以包身厥有造也贊四而離贊九

而乾為天於全位高大也四為外主外主往見兩神挾陰奇陰並神罔攸悔也（一四二五應易之常也一以四為外主外主見陰將用事陰處陽之二間故曰兩神挾陰獨陰處等位而賴於陽故曰奇陰並神）始自一一終於二二（二二五位也）庶馬闕（坤用事又衆庶之象）鼫鼠逸（以及乎麗九四之鼠於是逸）陽爲升（離卦也）君子用進勿恤何可醜也坤又西南之卦也其行利西南始弗乎夷後則乎麗君令象之自西而南不晉何待夫言易者安可徒也以陰以陽而否而臧陽該陰陰該陽是之謂大昌陽麗陰陰麗陽是之謂不祥今

是宙也陰陽相宣罔以待庸公德倫之公於進焉可謂幾矣或曰吾子其然以易言之吾子豈其誕耶貞子曰不然也凡予之於經言不常言也主有牙發有端余非敢聖也抽不抽之緒瑩不瑩之文以曉智者則可謂云爾已矣余令決公之所行用此

送僧悟純序

穿雲荷月遊行世表此段奇事衲子能辦之諸人不能也青衣純師售用枯寂此志素具知九華東舟而東便

欲來踏船九華曰師資恩汝甚至汝欲徑去奈何純師慘慘面江而止九華甚異之蓋古德謂知恩方觧報恩子能報恩必能報佛異時一瓶三篋相見於江湖之外赤手欲擔荷大事者必子也子宜勉之乾道改元九華子貟其書

跋

跋袁公雅集圖

韓退之世俗所謂聞道著書者最後言事斥潮陽便欲

碎腦刳心以謝時主嗟乎書言至此烏睹所謂聞道者乎吾蜀東坡子晚日寓海南詞旨妙放蓋嘗曰吾生有命我初無行亦無留也此段獨絕足友淵明千載矣藉令退之同時聞且羞死近見龍眠貌其烏帽博衣者乃下與王蔡諸人雜坐一列李豸又從而識之甚矣畫者不知量題者不知體也雖然彼固人貌而天邪欲亂漁樵友麋鹿同於物而不見所物者二三子於公捉筆指注斯見之矣豈亦有見子之所見者乎悲夫乾道丁亥

七月晦九華子貟某書

跋劉原父文

至和嘉祐閒歐陽子永叔以古文章名天下士率曰今之韓愈而歐亦規愈自名者予退索其師友淵源得所謂公是劉子與歐文誼往返所以考質訓廸甚具劉於談詠記載一曰歐九二曰歐九語意簡逸竊怪永叔抱負如爾公是何遇之淺也豈其微學授受抗顔博喻者法當如此乎於是悉取其經小傳權衡百工同道諸篇

觀其破去百氏離異獨造光澄演迤則寑寑乎周末鄒魯之遺音已其規摸不但漢也嗟乎是歐陽子之所以敬學者歟其後蘇彥瞻執贄見公長安曰是出於天不可及者是氣也而彥由亦曰今之伯夷不可尚已宜乎高風絶學近世咸不知貴或粗知之而不得其趣者真有以也公從孫和澄出公家帖示予凡兩紙予爽然有異嗚呼將擴是意抑亦有所慨也乎無寧亦有所勉也乎丁亥仲冬望日西蜀九華子貟某書

跋王荆公字帖

右一紙荆國王文公筆也其體簡遠殊甚其得之於先翁通儒通儒得之於伯祖文饒公在翰苑時文饒故為賔客者也家是以有此帖乾道己丑冬敬拜於大丞相圖書之聚或曰世故放紛起諸斯人是應流為逸塵蕩為冷埃固也是安足寶乎相國豈少此哉蓋不知夫天地之間英靈形實之相遭凡才絶人而用物壯者皆當不磨者也昔歐陽子集古之以李斯為冦而蘇彦瞻所

受乞銘之硯乃許敬宗物也而況是紙也乎相國其試以
是觀之門人九華子貟其書

跋胡子知止齋記後

李文潛以胡子知止齋記之說謂九華子予謂胡子之
言固儒矣迺若經惟余知之萬物之際乎我也不知習
習之皆易我者也君子有閑焉窒於衆欲斯止矣止於
至善斯一矣故善之本在止而止之本在知惟水能止
衆止坎而止也惟山不有不止艮而止也是止不失其

所者也止乎止君子知之斯樂之矣而無所用其知也凡性不止不治善不止不成孔孟轍環天下行以止也一貫浩然止以行也嗟夫文潛二三子其誰能悉此者乎二三子勉之余至此余無言矣乾道己丑重陽蜀九華子負某書

題太玄注疏後

范望叔明觧可以揲蓍宋氏惟幹注可以知大體陸氏釋失可以摘瑕虞翻之注可以辯事然不若王涯廣津

出入為詳也

跋徑山鑒老寫傳燈録後

昔有誦三行呪者便得名高一切大小徑山自寫千萬行以其佛祖何耶殊不知阿師騎賊馬趂官賊雲横嶺轉雖在此間行不在此間住也

銘

孝廉堂銘并序

三衢處士李某有内行常舉孝廉容然者也故與余通

書余今年道江上因顧訪其起居人曰甚善君不忘李

然李死周歲矣旦暮且石諸原余退歎失聲其子沆名

處士所居堂曰孝廉謁銘恭甚雖於再於三不已也處

士蓋嘗以年得官矣卒名處士不衰銘曰

聞古孝貞參與騫聲其廉能楚兩孫千載不嗣世紛翻

誰與作者歸九原三峩嶷嶷棲天根曰惟李世宗厥門

淳龎古義翁廼敦有相閭里仁流渾九華繼作申雅言

詩之其廬乾道元

嘉州德山和尚塔銘并序

金山大浮圖印公具書載其師遵法業佛之道云云以來未幾則又以其徒慧海之狀來曰吾師雖老空山亦既克終且壽矣凡謂沙門空義也空者不足以存存紀夫空者其又足以存耶然吾有請於君子義於何屬吾將以振吾流也予於是可其請師名靖素漢嘉人族李氏家世順善性堅忍服勞屏翫年十九得度於德山紹覺師受具於丁真師蓋常遊行西州退而山棲因自奮

曰聞之佛者吾祖法吾門也分門者戾祖吾佛所不印矣所謂禪那者經與律者不識則三貫之則一吾識之矣且一水顧異月萬竅顧異風乎遂發楞嚴諸秘於師旦道人又通圓覺華嚴大論於歇巖道融諸師最後從大穀長老遵奇遊與九頂照通書此兩人者有徒衆禪學明備雅素絶人者也師依倚既久乃去由是語默有本其自植類此先是德山外邊三峩三峩者大士普賢所廬也凡四方旁近郡行遊禮敬春盡日數十百車衲

士過客良勤然閒有内行不治賓遊益落師用是嚴節度具客舍舍上之同流聞聲亦皆至至悉可久雖不至者亦稱予不衰師又常裒已所有易置田以飯九頂堂聚者人怪之故師笑曰取之四衆則予之四衆我道蓋是矣嗟乎師可謂善導且予人之周也年七十有二臘五十有三乾道元年九月初示疾既七日乃逝十月闍維之薪盡得不壞者二遂塔於山之南餘骨畀之法導師旨云弟子二人曰寶燈曰寶印金山師也孫慧海智

平智繆智觀慧慈慧定等三十人慧海殊通故餘亦有聞師天姿粹純律守嚴甚甞曰我之威儀自視無不足所不足者少林别傳之旨播於南州吾不能東以較吾之所有吾命也且吾宗迦葉始以一笑得諸其師而林濟以喝接諸其所以師其戒光定力相烝相摩至今者誠有偉於造物者也林濟數傳而得楊岐會三傳而得圓悟勤勤起而林濟之道益大今吾之鄰曰某峯民者實主於勤之室者也吾契之吾何其病乃復命印畫民

之道其後摘之使東曰吾今塵垢死生矣汝無庸侍我盖四方充然聖諦廓然汝得吾亦得也即以故征行江上決擇孤明諸公貴人至俛首禮之延坐道場井井皆冠三吳者人皆以圓悟為不死而揚歧之路不荒矣嗚呼其非師力也乎其不尚可銘也乎銘曰

三峩環環與天齊大士所廬山所滋彼金光界飛參差下相覿瞻敢瑕疵有庸者子涸爾緇六鑿顛倒心體披類汚神山窈厥輝誰歟返此素以之口翻大論與毗尼

律精非傳律自持融三以一聣厥垂唯大弟子秉佛機慧風曾扇南東施我知其根慰所思有欲崇之此其師

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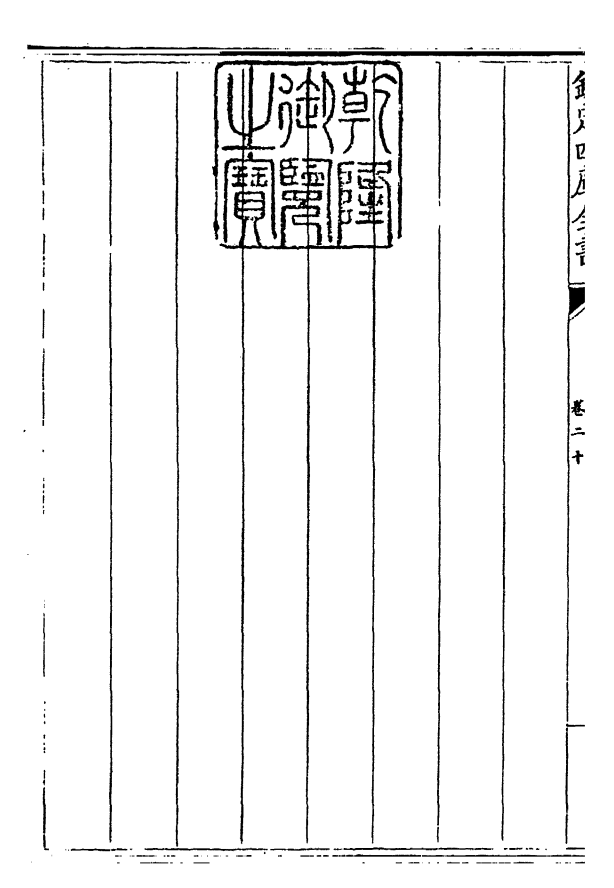
贊大慧真

言上人圖大慧謁九華贊語九華曰圖者幻贊者亦幻兩者俱幻矣且道大慧竟在甚處言呵呵而退九華曰這阿師笑中有刀姑此為贊

有像無像雲容鳥跡有舌無舌風雷錯出一生造彌天
罪萬古受無量屈只因倒喝起須彌至今滿地生荊棘
這尊慈似不似識不識長空走月月走空癡人對影休
尋覓咄

贊喻彌陀

非真非訛筆端彌陀非鐫非刻石上彌勒昔人方便殊
勝門大似虛空遺鳥跡還見麼善財樓閣變虛空古今
待接無窮極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華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卞爾巖

謄録貢生臣劉錫珪

九華集卷二十一

宋 員興宗 撰

偈子

眉山因禪偈

眉山因禪西歸稽首九華居士覓圓泉句以光靜槖居士大言多病多瘦多忘無句可覓因囑請渠渠今日不敢覆盖耳

有因無因南來西退此路不屬離微觸著虛空便碎若

人歸去問新奇拈出石頭并土塊

靈隱遠禪師偈

其不言則寂然不動古塔無縫其或言則天地爭回疾風迅雷時乎不渾護强中擒吕布神乎不蓋藏萬衆取顔良信此阿師或語或嘿一弛一張真能破圓悟之骨髓而搯臨濟之脊梁乎不然則老老大大鉢盂中走馬而不躓針孔裏過箭而猶强也

祖和尚九夏供主偈

禪師印兄請九夏供主而祖其一也治行索歌或詩或記或序九華曰吾病少韻吾何詩吾言賤簡吾何歌吾揣事不知紀前不知載後何記何序祖曰恣夫子之所以九華稽首為説此

上人奇特現希有願以身心遍塵剎將遊族姓及貴奢漸至諸戍陀羅等一切納縛諸精饌庶以莊嚴上妙供布施受施等虛空是雖名施無施者譬彼優曇鉢羅花

旋開旋合見殊勝而實無能開合者是諸喜捨心不著
逺分别境亦如是我說是人獲福報等金剛玉堅不壊
隨圓隨廣不住施如迦諾迦所有色稽首筍峰無學尊
為現種種作証據聖心不動心遍滿是則施者真依仗

眉山源和尚偈

眉山源凡嚮者共為中巖雲月之遊今歳事
荒老矣得再見於都城頂門赫赫賛嘆不及
源又請言分之偈復此露布

舌奮兮南箕身藏兮北斗諸方快把雷電此老更觧赤手若非白雲派下跛脚驢即是佛日庭前喪家狗

照上人化創三教殿偈

上人照欲於元帥故基建三教殿并望嵩閣棟幹椽礎仰來施者九華居士貟其為說一偈以唱衆

大道夷夷非北南東能所既立則亦相攻孰體其初我靜屢空如百千燈亡照不通如萬竅怒鼓以一風非三

非一理遺則融破若附離惟道人嵩日照有稽且柱且墉三聖淵淵疇將無同我非摽人人則我從苟謂不然識者其恫

九江演老偈

疑甚之字品字直恁横説竪説一味起蠹苴十分呈醜拙乃其臨濟兒孫至子孫殃咎不歇諸人更欲即此形覔此心大似仰虛空而釘橛

疏文

大悲閣化疏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慳吝鄙忍增長上病有大醫王大悲菩薩對病爲藥藥去病已實性實住曽無有相何見有我以無我故眼目臂指一時都捨然此菩薩是中雖捨實無捨者何以故衆生妄執顛倒想故令是其人發大誓願起平等心作是莊嚴而汝諸人見如斯事起平等施常如大士即捨非捨諸妄盡滅是名第一希有功德

為洞元通一大師宋清惠設酒供疏

伏以米父麴而麴父米生乎甚真卿君我而我君卿動亦忘趣既一生之可了縱百榼以無餘方兀兀而埋觴漸融融而似道恭惟洞元通一大師德充至味妙嚥天津拔醪招絳府之醇嗽液小玉池之潤聽此風而議所以興謗何傷人皆勸而獨不聞泛觀不礙似亦非醒非醉豈論中聖中賢江南里唱白銅鞮肯銜其濁蜀道旁通小有洞咸挹其真混沌斯還滄溟且竭

轉玉屏大藏疏

法語如倚天劍衆目騰輝正眼猶靜月輪萬波分影言無住相用即隨緣舊傳玉屏之峰特秀金僊之地空山埋照誰窺寂照之功古佛更生久說無生之話故寶笈得脫蛟涎之蠹而瓊文遂放鼇嶺之光事不偶然意有定數衆今雲集千燈安可覆藏語出雷音三藏斬新拈過式資妙施共作偉觀

宗印化出家疏

鬚髮種種是煩惱根般若頭頭真智慧炬欲洗一塵之障願披三事之衣望為周圓共諧勝果

胡道者化出家疏

盡大地具一正眼叅學何施彌法界傳六祖燈擬倫不及直下便求剗草何妨先趣非家共證有緣人同占無盡報

蔡道者化出家疏

選佛當勇選名當退拈花一葉人中人剗草三更會不

會蔡道者無自悔染衣將相即法王觸著須彌百截碎

雜著

求心

儒之師者皆師聖人師聖人者不如師其心蓋師聖人而得其心心得則雖不必聖未嘗不近聖也失其心而師其言雖謂於聖人有得而實無得也夫先王之道滿門然聖人傳之至諸儒失之何也知求聖言不知求聖心也故學者之學莫非求心何者經之光華可以言遇

而不可以言執也執之而求聖則聖淺矣揚雄無得於論語而借論語柬晳無得於詩而借詩陸長源無得於易而借易王通無得於書禮樂而借書禮樂彼不得於心而大為之名故賢者識之而譏之不賢者不識而惑之嗚呼是於聖人之門求言過而用力微若舉一羽之不能而謂能負九鼎也哉

觀物

九華曰鑑之觀象也不隱萬物之形故物無遁形聖人

之觀物也不異萬物之情故物無遁情聖人非好異觀乎爾也天其穹乎亦物也地其施乎亦物也萬物之物亦物也人我之相物亦物也是以聖人不以我觀物而以物觀物既以物觀物則天地之始不異萬物之始萬物之始不異一人之始故曰天地之道萬物是也萬物之情一身是也聖人之善觀者能不遠物而已矣人之以物而遠人不可以為善觀聖人則一切致意焉萬物之相埏悠然出遂然生休然止者是物也植物之初受

物以形載物以性備物以體形不可盡故聖人觀象以盡形性不可逹故聖人觀理以逹性體不可備故聖人觀數以備體形也性也體也物之所由起也象也理也數也所由觀物者也聖人至於是極矣

與僧悟純道者思一字說

有思則衆生相無思則瓦礫相必也有思無思然後離相有人于此不觸而思思而一即爲證道之候矣悟純道者既以純自名由悟涉入當有造於思一者雖然純

由悟入則純由得而見也思不離一一不離思則三世如來亦覷不著矣純勉乎哉隆興甲申春二月晦九華子書

禁溪祠

啟母之賢史稱靈見乎石矣啟母固賢也靈見於石啟母何小乎子胥赴江韓氏稱其靈著爲怒濤矣子胥固怒也何乃遂激爲濤乎湘妃之淚唐人稱斑綴於竹矣湘妃之淚固有也何乃色變於竹乎此皆世儒辯家樂

大爲之名以神其廟以豔後來或者信之故滛祠之類由此而蕃也晉魏以下治象飭材丹漆告具類無可名者故江東之項氏西蜀之望帝岐上之杜伯嶺海之瞿母金馬之靈碧雞之神滛名越號皆非記之所謂有功於民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而在祀典者也

墓誌銘

李日昇墓誌銘

李日昇者吾同鄉人也據李氏家牒九世祖廷翰通判

登州本簡人徙居於陵陽之仁壽世隱畎畝日昇生七十有四卒於紹興之乙亥葬以辛巳之冬墓於所居之里所先是日昇有子德輝蚤世獨嫡孫邦光侍養後前常誨之曰來汝能法我力詩書以藩吾門吾志樂也今里有通儒盍親之於是歲巳巳邦光執贄拜吾廬下承奉殺水恭甚三返吾竟以諾久之予因間問邦光翁為人何若曰翁平居不易言不以事不造公寺喜讀書樂於耕事予即嘆惜謂爾翁所為者當與若共效之後偕

二三子即翁壠上見其執意力耕勵志不怠則曉之曰老父而歳徃矣何至苦身甚勤如此翁曰吾聞之天下之事為者昏昏則報者沒沒豈文事固然耕事獨無然乎吾喜其言退謂二三子曰之人乎誠愿人也昔漢盛官儀於竟陵百姓聚觀漢陰老父獨不觀而耕事不輟也彼老父者豈以天下紛華之動而易吾耕事哉彼其中則有處也今之人華顛在畎畝不易操殆有漢氏之人之心乎二三子其識之後七年卒邦光求屬予言而

為之銘曰

仁而壽晦而勤卜於斯固且寧

左奉議郎致仕貟公墓誌銘

貟氏自唐半千而次咸有代序具家牒興宗鼻祖任城令君諱延禀資夷澹嘗習道論於陳圖南所圖南者高世士所謂希夷先生者也希夷為人師友造化草芥視諸公貴人者一見任城遇之謹每謁入任城未嘗不趨風而庭執禮恭甚最後告歸蜀圖南出一編書遺之曰

子誠去我矣乎我亦有以遺子矣子勉之無病負宗之無人負宗有人焉子卒禮而不越韜德而不耀是不三世子孫其殆有興者興則衣冠世咢咢矣是書所以志也任城因避席再拜敬承其遺以去徐田發其書蹤跡之古方書也任城竟老於三嵎以死死二世生曾伯祖諱安輿次諱安宇皆以學自力登進士第而安輿者字文饒詞最高偉大儒蘇洵明允文同與可皆與之定交此兩人者立名天下於世無所推第獨敬尚文饒甚備

與可嘗曰文饒樂府高處當苗裔騷人抗衡張籍何過
今人也當時通人稱謂其嚴類此官終屯田員外郎子
子思亦第進士安守終朝奉大夫知眉州眉州生石石
生公公諱南圭德温其字也常出後從父當書幼開敏
得經史之讀有不煩切諭者里之長老憐異之雖童子
朋遊例不敢狎以語未冠偕羣從出觀所謂家校者文
籍放紛退忽忽不樂曰嗟夫東里圖書先世所以業子
孫也獨柰何不業於是而飽嬉於是負宗豈欲終已耶

且先友二公格言謂何令不吾逺而陳先老人之教亦不吾欺也羣從知免沐浴所聞則可矣公自是歸居極意經言一以夜日經明有司第其文為貢士選首盖宣和三年也尋試禮部報罷則奮曰果然吾命其有制哉凡在我可以自盡在天可以自安非有司能枉我也吾寧掉談舌從容為大梁布衣不能歸下里飾小説希縣令矣因留太學久之遊道日困勢人貴倨無能器之者獨何丞相兄弟善視焉丞相者亦三嵎人文縝也時官

中書舍人在鄉校雅故知公至是禮遇甚恩一日笑謂公曰子吾故人也故人欲通至言何如公曰請受命文縝曰聞之時趨之士就學者有方就禄者無方今京都縫掖韋連求合用此道也德温儻亦有意乎吾欲羽翼子名以就子也公矍然應曰嗟嗟我何爲至是舍人素所以友我者必將有以取我也今不察其行孚其心所取我者獨何與盖君子達道以充位於位猶避也道則不正何所觀赴位則不正何所則效士叛操履而托名

於氣力之門士亦安以為也舍人休矣文穎嘆曰德溫之見至爾乎始吾以子樂易可友今知其可畏者也丞相以故遇公過平生居無何公病而西丞相竟當國公閉户追條舊書不形纖芥媢傳之意紹興甲子復試外省合其格蓋距丞相之亡餘二十年矣褫褐主綿州彰明簿府州素聞其聲扳攝州學教授諸生質經詛究源委有暇日者項之薫領州掾時茗使韓璆好氣數繩郡縣吏人人惴恐會飛語有言閬之通守其以倉庾自入

者命公訊肰通守以簏幣寄請且告公曰某願以此壽
公可乎某坐愚抵此一粒不私也公長者惟公死生之
公聞大詈曰爲吾寄聲監州汝以墨聞諸司今復欲以
墨汚我汝爲之而我仍之是以血洗血也官曹何自而
清大獄何自而解乎通守聆公言伏閣大恐公竟平反
其事卒無見究者秩滿再調漢之德陽監税前吏征索
甚慘賊取質責有逮馬牛者公一切與爲易行客至至
則營取有經勞勉有肰塗之人負者肩者率曰官善人

官不呵詰我曹我曹寧樂輸耳逮公至算入遂倍後邑長攘之以為已功公竟安之弗辨也以考升從政郎為綿州録事參軍益倦世故遂謝病以左宣教郎老焉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初公之欲老年未七十精爽甚習於事尚有絶人者里人或勉之曰丈人生平植立良苦矣幼而學老而篤幾晩而仕仕未幾而去丈人投迹於世寧能獨髙乎且又何以見志公曰汝錯矣勿言此吾志也自吾先世陳義咸有本末凡知止即義也競名

非義也故輕仕者爲競名重仕者爲知止與其使我爲競名不若使我爲知止吾衰矣尚奔走狂癡而叛義也邪使簿書一有不詳鞭笞一有不下吾恐大吏玩吾於掌而纖吏嗤吾於背也今所以去之決而志之揚者爲是故也豈形虛頋也哉自是優游怡愉退寓意於詩章清麗閎肆間則築亭於跨鼇之麓榜以四營將大考質易書躬致命之説嘗歎曰經爻日月也所從不明廼講師者汨之學士者傳之且遂晦之也去此則聖趣白矣

遂著易說二卷書未成紹興壬午七月丙辰卒年七十有六明年十月乙酉葬於郡之布德鄉臨池里從母年氏安人之兆也初室喻宗旣醮而死遂娶于氏葢公歲晚百須無不順善得一意詩禮者則今夫人也二子曰將辰曰昌辰昌辰先公卒某繼亡二女長嫁進士蘇有功次嫁進士范仲芮孫子張子喬子年皆有學質外孫凡七人葬得日夫人使來言曰吾素有聞於公矣謂汝詞喜切深而欲遠紹先民而篤意寂寞者汝銘公固宜

興宗以心制多難為解夫人曰汝忘諸父謂何其尚忍

令於後沒沒乎其謹雪涕而勉繼之以銘曰

弗宰弗卿命豈其偶實則躬與胡寧敢後載熾而敷載

緒而守惟蒙之貞惟仁之茂惟銘以貽之皆公之有也

夫人貟氏墓誌銘

夫人姓貟貟起洙泗之間魯哀季孫子亭於貟因氏焉

自大夫半千仕唐行應禮義龍紀初有閒孫虔嵩者刺

簡州殉國以死子孫自旁郡家於陵至予曾伯祖安輿

安宇睽第進士而三嵎之貢滋大安輿者字文饒才茂異常與西州處士蘇洵明允張愈少愚通書周旋文誼當是時巴蜀學士深心翰墨者莫不共高此三人安輿後纔爲屯田員外郎喪官下隆山長老共戚之諡曰文質先生至今人猶以爲文也文饒生當侯當侯生之之有子男一子女二季即夫人也幼明悟即喪父姆保常占韻語授日誨之已能貫貫不亂姆拊其首曰是真文饒孫子耶惜非子男可屬宗家者不然文饒爲不沒矣

既亂至笄作止有矩母及家之人平章曰女甚才於法不當與凡子會眉山孫氏以名通母喜曰是故少師家子吾聞少師法度士其行冠冕一方其子固可女也於是以歸書言書言爲人志高亮喜傾賓客亦多慕尚者請謝無虛門夫人理内必櫛首盥手日勑婢子奉酒炙相屬雖風雨不憚也書言以故游道益廣及春秋有事在廟則先事以戒細大翼如也以進既事乃敢即安蓋嘗歎曰孫宗所以名大門者君姑典若法於今在矣屬

雖不幸子孫其謂何其敢有怠志故凡富春氏所用禮經甚嚴率為州人稱可者夫人預有勞焉先是少師多男子其行次至六書言也長兄伯敦世業至大吏後數返舍夫人執禮恭甚每跪起詣前奉之與舅等兄伯蹴踖曰汝無然為姒豈當爾耶汝固謙謙自牧欲以昭吾家然非所以安吾意也屢曉譬不可而夫人禮意終不衰伯素憫夫人諸子欲以其澤為長男具奏書後亦不及也識者惘之然夫人泰若獨教諸子甚力曰詩書吾

家衣鉢也衣鉢已具是中大有樂趣何必乳下求官耶
其植志簡遠如此初書言家政既序夫人悉推嫁時服
物惟弟之歸至其所生則遂輦以來曰世謂母子異處
同安理萬無是令我怡吾心耳非有矯也所生至今尚
無恙云夫人早日尤喜西氏旁行之說每晨興誦閱數
過謂人曰是有究竟說不緣說而得則得之矣紹興二
十有六年三月十二日微疾以卒年四十有八子男女
亦八焉長曰偁次曰攸俱業儒競爽長女適濤江張湜

次陳鍔徐仲弓幼適師琮史步昌皆世家也幼者未行孫男女各一外孫多至十有六以隆興二年十一月乙酉葬於眉之眉山永壽鄉長隴之原葢東南相望少師吳蜀兩國及太安人之藏者先日偁以書言之命來告曰聞之古女具幽閒靜順貞烈之操其事皆不虛書書則有頌有議有傳漢劉向所列上者是已後世無聞焉豈有而不大其傳也歟或傳之者非其筆也吾不忍吾配没没於後今君躬雅言出入先漢者顧書元堂之銘

興宗曰內德之茂起於國風聲詩已形矣何獨向也彼以房闥遭先王之化琢其質而充其美其容有以及此令夫人混此世處此土何資何守而風徽至是豈以少師躬行善後典刑有自也歟抑其姓之故著不可及也是應銘銘曰

屹若眉山士豈其簡蕃蕃故家孫望則遠邈惟少師百有具宜于官流連其孰輩之匪毲匪騖不淺其付藝屨躬興用相厥婦婦興介止禮亦勤止弗爵而齡則究以

死元琰披披載鑱載詩匪令之悲惟文鐃之思兮

九華集卷二十二

宋 員興宗 撰

論語解

論語解序

萬世無弊之謂道誠身以道之謂聖惟聖有作之謂經世非道不立道非聖不明聖非經是無以為教也故聖與道與經名之則三而復通則一嗚呼其亦可謂重哉自大道世衰聖言不作衆說互起遂使聖人之經句無

究說穿穴駁亂其去亡幾矣此非經之昧傳經者之言務為天下裂本訓與義鬱鬱而不伸之過也蓋六經之作夫子所以載道獨論語之作門人所以載夫子之道者世儒不學夫子則已如學之必無不該不徧以求斯道以窮夫六籍之奥未有不由此書也所謂管轄六經云者其以此哉然自漢以來老師巨儒發明大義欲究訛舛用心於此人百其說矣始以注解箋傳為不足則有訓釋義疏訓釋義疏為不足則有辯議拾遺童而習

之耄而終之其說不同其欲明經一也專門傳授習魯章句自龔氏齊章句自王氏古文章句自張氏凡篇之增者二字之異者四百而已其名不同而其實則一也然而是書夫子所歷者非止一國也故言非一時指事者非答一人也故舉非一事揆於道則其致一而已矣而後世之耳目遑遑焉於此惑亂而不昭此何由也其弊出於衆君子之異論支離蕩佚不究聖秘辯於前則攻於後入於彼則出於此以是欲鳴於天下取信於後

世嗚呼其果可信矣乎雖吾亦未之信也此無他其所見也雜博故其擇也無禁不以道心明不以公心辯傳曰明明蔽其明者不見植木今物欲是非蔽其慮矧曰能窮理乎聖言猶大海也諸儒言經猶以器測海也故世以箋傳窮經而經益不可窮以尋丈測海而海亦不可測諸儒奈何其囂囂乎然則是經終不可窮耶曰奚而不可也君子以理詳之以心約之惟心之一故思之深思之深故得之精得之精故守之堅夫然後一趣於

聖意庶乎其不悖也蓋自宋興二三大儒知經之旨者亦嘗是正其繆論著其說足以反漢唐之末流而更晉魏之蠹植矣惟其能以理詳以心得故也雖然君子於此反復而擇之平心而察之君子猶有憾焉竊其詞於聖人之詞未必無合也吾其可復言乎窮其意於聖人之意未必皆合也吾其可無言乎故略其詞之所以可又窮其意之所未可論於斯以備一家之載焉吾非好勝也好辯也有不可已也好事君子其詳之紹興壬申

九華子序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惟其時中心則縱而矩不踰也惟其無忌憚則所以縱心者乃其所以踰矩也故君子之盡道也其始求其不踰矩而後求縱心既縱心而後能不踰矩乃若老莊非不踰矩也專於縱心而已矣所謂無忌憚者也雖然孔子七十而縱心縱心何晚也

蓋夫子自謂其道十年而一加進故自志學而至縱心益老而益妙蓋其中審安之樂之而後敢縱之也豈若蒙莊之徒放蕩其心而孟浪其行也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回於吾言非求不違也相視而莫逆於心吾求其違而不得也所謂於吾言無所不說者以此

君子不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之道豈專

於形而下哉將亦上達而已矣故雖欲器之不可得而器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君子之學也可以思而不可以徒思惟其不明則不思惟其徒思則思或至於難也譬若井然不能不汲羣汲則日竭不汲則日廢也人何能使羣汲之而不竭與不汲而不廢也歟汲之亦必有道矣蓋君子思出於不思所思正而無邪也彼徒學而不思是井之

不汲者也是亦廢而已矣吾見殆與罔之病難乎其免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辭而闢之者所謂攻也攻之甚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知之為知之此出於性之所自能也不知而為知此强其性之所不能也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

是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此必夫子在位之時也不然何自以施於有政答人乎或人蓋問孔子不為政於此何為也是以迹而求夫子者夫子荅曰不然為政固有本孝友施於政也立政也所謂身立則政立矣豈吾身之外復有政乎彼魯之君乃以事為政而忘其身政本不治未有甚

於此時者始於桓之賊兄襄仲之奪嫡而劇於三桓
之亂魯政擾擾至是豈天之禍魯矣乎抑魯亡孝友
而自禍也故孔子以孝友為政者凡欲正諸魯也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神不歆非類其何祝之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
當是時也政在季氏意必有以季氏之意而諭閔子
者使為己私邑耳故閔子逆折之曰善為我辭焉冉

有為季氏聚斂附益之而不肯去閔子虛位招之而不肯來均孔門也而賢不肖乃爾相絶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傳曰命仁者命其成質非語其運之變名之也故仁之質有成名而運之遭有吉有凶夫子之歎斯人者仁之質也亡之而有斯疾也命之遭也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趨舍之篤者衆人也衆人中役乎物則重在物賢者不以物役中則重在中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世未有與物交而不為物引者也獨篤道而靜者不然内無我外無物物我既融其守全其欲寡彼其安於陋巷也猶華屋也彼其視簞瓢也猶其鼎烹也其奚不樂之有或曰回不達則不憂達則奈何曰回在陋巷既不以為憂雖達而受堯舜之天下不以為泰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韓退之曰性之品有三吾謂性之本一也復則正湯則流未嘗有堯桀之分也其品何從而三乎然夫子復有上下中人之説是獨何也此固才高下之辨所以見其人之可否也上焉者弗可强可以語上者中人以上而已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司馬牛憂曰

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問君子孔子乃以不憂不懼答之及其既憂子夏則又以何患無兄弟答之是獨何歟孔子子夏知牛者畏禍浅中之人也牛宋魋之弟犁耕也以魋之故犁耕致其邑而奔齊已而奔吳牛之憂懼無能釋如此孔子告之曰汝内省而不病乎雖有魋何足憂也子

夏告之曰汝待人恭敬如同兄弟雖無𦤶何足患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水之源源者浸潤之起也而江河之患至於不障病之淙淙者膚受之始也而骨髓之殆至於不治巧於譖愬者似之矣而譖愬不免於君子而君子卒不行何也曰是其中無淺暗之病也衆人之病暗為蔽淺為蔽於譖愬移人而人竟不自知者以其漸且微也

君子務明而遠則交乎一語而察矣凡蔽敵者盡故也書云視遠惟明孰有視遠而不明乎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人生而死吾知其常人而無信吾不知其可也昔者晉大饑文公問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以信以人情權之療饑必以食也今不言食而言信何預於救饑箕鄭之辭不已迂乎蓋鄭之意為饑之甚則晉國要

其有死者若無信則遂無以為國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義也

行之以忠

此謂忠恕之忠也孔子曰師也過所謂過者意子張喜為絶物之行也歟為政而絶物則必有不忠者矣如以忠行之則為政之仁莫大於是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韓退之所謂某能是是足矣以為良人善人矣君子

成人之美如此某能是其人不足稱也某能是其智不足稱也小人敗人之美如此
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言之不怍則行之也難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不然其怍也

九華集卷二十三

宋 員興宗 撰

老子解畧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無狀之狀也人欲狀之則過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也自然者至矣極矣葢未始有夫物也俄而有物矣有物則可命也雖然有物則可命之以有未可命以衆有也故有名則為萬

物之母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賢者國之器也如不用賢大則削小則弱不用斯可乎曰烏可哉聖人能以賢治天下不能貴天下以賢能以賢治天下是以用賢不能貴天下以賢是以不尚賢也蓋尚者爭之端偽之首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故不貴難得之貨我好靜而民

自朴故民不為盜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一三未肇則猶有一而未形者吾不知誰之子也物生有象吾因而象之帝出乎震吾因而帝之而其始也蕩蕩默默吾無能名焉字之曰道强名曰大而已矣

多言數窮

言之贅則言之不時也矣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是

以不窮也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或曰天地不自生孰生天地耶意者其誕也歟曰此予老子之妙也蓋自託云爾人之生也以生生之厚

也故卒累於生彼無生之累則不自生矣此不亡之道也葢有託云耳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聖人之寓我也寓我於物寓於物則無境無境則無心至於無心矣不知物為我乎我為物也此之謂無我夫無我則忘身之至也忘身無欲無門無毒何患之蓄顔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夫回之得使而實自回則猶有身也今未

始有回回遺其身矣故人不堪其憂則回也不改其樂此之謂無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見吾之所見則衆人之所見也離婁之見則必視於衆人所不見者也而其見可葢乎此之謂夷聞吾之所聞則衆人之所聞也師曠子之聞則必聽衆人之所不聞者也其聞可一乎此之謂希衆人競力於搏烏獲無攫焉烏獲以搏之而實無得也此真搏者也

此之謂微故道無可聞也無可見也無可執捉也故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所謂士則事道者也微者道之心也妙者微之極也

玄者妙之門也通者玄之用也其來無旁其去無迹

退藏於密蓋知矣故不可識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融彼我彼我內融安得而私乎

荒兮其未央哉

方其隅而央其中也吾道至大故無門無旁則四達之皇皇何必央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衆人盖味太牢矣非味於無味也遊於春臺矣非遊於至遊也是故其卒無味其終不遊以其知至味至遊也真人之實其腹者淡乎其無味真人之遊無方者視之不可見者也

曲則全

木之拳然其末枒然不為匠之所材不為野人之所薪則終其天年而已矣曲則全之效也莊子曰直木先伐

枉則直

嫂溺而援斯枉乎曰直也所謂枉而直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斯直乎曰枉也所謂直而枉也

窪則盈

惟其窪也注焉則滿

敝則新

剥而復次之蠱而臨次之坎而離次之蹇而解繼之

既濟而未濟終之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豈惟是哉日盈則昃月滿則虧陵遷而谷土竭而水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或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君子故可救矣小人如之

何而可也曰非謂是也以聖望人衆人也以人望人聖人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救君子君子學道而愛人救小人小人學道而易使也此之謂無棄人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經曰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其交也歸斯受之而已矣故謂之谿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湯武之事是已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古之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好殺者不祥之事也持凶器行逆德試其不祥之事有道者不處也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孟子曰焉用戰

其事好還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不失其所者久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不遷怒不貳過終日不違不

失其所矣若夫三月不違仁何其久也

死而不亡者壽

物壯則老老於不道者也吾師乎吾師乎長於萬古

而不為壽豈其死矣乎曰雖死矣有以不亡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用之無不可故可左右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過客之止以其餌也道淡乎其無味過客何利焉故

味乎無味者真人之獨也

柔弱勝剛强

惟天下之柔足以馳騁天下之至剛常樅將老謂其徒曰吾舌在乎曰在齒在乎曰亡矣曰齒以剛故亡舌以柔故存柔弱勝剛强之效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曰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式而執之王名虧矣故王者以其器而示人則人并與其器而盜之器盜則名移無國而不可亡也故居齊者聞齊之有田氏不聞其有王也居秦者聞秦之有穰侯不聞其有

王也此以利器示人之罪也易曰喪其資斧此之謂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

一之義難知也一之時義大矣哉聖人之至於斯也

吾不得而知也今以意窮之則一之義其猶水乎水實無分於東西而水未嘗不分於東西也一雖非欲以致用而致用未嘗非一也水之導也浩浩湯湯激而四出由是而為江為河為海放而為溝為瀆也而水之不異焉則一之效也君子之欲致夫一也修身焉所以窮理也窮理焉所以盡性也盡性者誠之至誠之至則一之至矣致一則萬物未始不得而一也傳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聖人於此必有以貫之

矣是則窮致一之用者也致一之用則天下無一之不知不能致一則天下無一之或知得之冥冥用之昭昭以此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説知鬼神之情狀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嗚呼斯豈外鑠之所為哉君子知夫一之大也不容言也陰陽未分謂之一道之始生謂之一是皆不可以一名也聖人姑寄之一於此盡乎萬化之用也故天得之而清地得之而寧神得之而靈谷得之而盈萬物得之而生侯王得之為天

下貞以其致一也不如是則或裂或發或歇或滅或蹶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明之始非異器子思中有以一之非外鑠者也仲尼曰吾一以貫之夫子有以貫之者皆難言者也經曰抱一為天下式彼一之所謂抱者不隨世而遷者也嗚呼原孔老自得之始豈亦流同而源異者乎然諸儒緣其波流則指孔老之為異孔老之本異乎不異然老氏專以形言者也孔氏專以器言者也孔氏自器而

達形卒入乎形老氏自形而達器欲不囿於器此孔老終始致一之辨也傳曰通於一萬物畢彼諸儒於此何知焉

反者道之動

誠乎道則虛虛則明明則神神者妙萬物而為用也反身而誠誠乎吾道也所謂動之至者也莊子曰精之又精反以相天此之謂也

弱者道之用

剛强者死之徒也死之徒豈預聞大道哉故不弱不足以用道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通乎物之所造道有無者也始也無有也俄而有氣有氣也而又有形形變而有生也生變而有物也是四時之相禪也吾能反道之動弱而用道矣則忘物也忘物則無生也無生則無形與氣也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明道若昧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此無狀之狀也故若昧

進道若退

衆人以進為退孟子謂其進鋭其退速是也顔淵以退為進孔子謂終日不違如愚是也

夷道若纇

莊子謂以不平平其平也平故若纇

上德若谷

谷得一以盈聖人得一即至德之德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三合然後生所謂三合曰陰曰陽曰沖氣也一三五七則抱陽二四六八則負陰不五則四不具矣不十則九不立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蓋五用事脾得五以和眾腑音得五以和眾樂味得五以和眾物沖氣系焉是以和也故萬

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得與亡孰病

衆人曰是為得也是為亡也真人曰亡亦得也得亦亡也是無損益於得也得與亡孰病

多藏必厚亡

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學可學也不可致道可致也不可學夫不可致則人亦不知誰何矣莫若自反而縮也自反而縮故日損損之又損則縮之至也如是以至於無為蓋至於無為致其所自致也然後無思也無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歟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寒暑冬夏之積者也人之論夏者則曰曷為暑之之暴也論冬者則曰曷為寒之之冽也不思夫之寒也之暑也迭為無用而之有用乃其所以為大冬大夏也故居寒暑於有用不足以為冬夏取天下於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人之役物物謂之然也故然於然莊子曰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此必有以奪諸外矣故有以不然也雖

然物固有所然固有所可物不膠我則我有以齊物也我有以齊物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也德者道之光也物者德之器也勢者物之理也其母可以生其光可以養其器可以形其理可以成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莊子曰有始也有未始有者也未始者無名也天下有始矣斯有名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也故天下始以為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母失其子子失其母則世道喪矣世道喪如之何其反也故我獨異於人哉吾貴求食於母

沒身不殆

知子毋斯足矣沒身不殆何謂也以其無死地也

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救

兑悦也自外入也故真人塞之莊子謂開天之天不開人之天則欲塞其兑閉其門也謂開人之天不開天之天則開其兑濟其事也開天者德生故終身不勤開人者賊生故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紂為象箸箕子懼楚不設醴穆生乃去趙殺鳴犢仲尼不遇故曰見小曰明

守柔曰强

湯囚夏臺夏桀蹶文囚羑里商氏滅句踐洗馬於吳十世有越故曰守柔曰强

子孫以祭祀不輟

劉子政曰君子留精神則吉祥及子孫矣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

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今善建善抱則正心者也故修之身其德乃真齊其家其德乃餘修其鄉以治其國其德乃豐卒明明德於天下其德乃普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神内靜則天和固天和固則祿縁虛是純氣之守也

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經曰能如嬰兒乎莊子曰能兒子乎此之謂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蓀緣虛則動靜神矣動靜有神變化有常萬物御矣嗚呼是非神之所為乎故兒無所用其角則所謂毒蟲不螫也虎無所措其爪所謂猛獸不據者也人獸不亂羣所謂攫鳥不搏者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魚欲安於釜治欲安於國魚數撓於釜則無全魚治數撓於下則無治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道蒞天下則民皆知天樂也莊子曰民知天樂者故無人非無人無鬼責也是以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傳曰民神之主也神依人而行者也人安職則彼依而行矣傷其主者未之有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解老曰民犯法之謂民傷上上刑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上不任刑謂之上不傷巳猶鬼之不厲乎民民之不暴乎鬼也兩者皆無心矣此盛德之事也故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

水無不下此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老氏之所以救物也矯世而言之也故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昭昭也有倫也吾不及辯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天下之難事必兆於易天下之大事必兆於細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

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人亦持其說我亦持吾說非說之不敢說不勝敵也故吾寧去吾說以全其說夫去吾說而全其說者此吾有以來天下之說也天下樂推且不厭矣雖吾行亦猶是也管子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此之謂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經曰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此其似不肖聖人於此何得焉得其似不肖也故辯之不必惠博之不必智用之則不既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則傳所謂媒媒晦晦無心而難與謀者也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道無形故無肖肖則囿於形矣非所以囿形也不亦小哉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

先

此德經之别老氏之所躬行也慈之實仁德是已儉之實晦德是已不敢為天下先之實謙德是已

夫慈故能勇

有不忍人之政者文王之慈也王赫斯怒則卒對于天下故曰仁者必有勇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天下大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我無為而不役役於

是器故能為長器所謂後其身而身先也

善勝敵者不爭

易之師曰地中有水師師以衆正者也盖水利萬物而不爭勝敵之利善之善者也

善用人者為之下

孟子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何敢與之齒也故湯臣伊尹文王臣望武臣周公桓臣管仲善雖為之下而受命焉蓋不屑也具在後世

莫非君也而不能用臣莫非臣也而不為君用此無他君好臣其所受命而不好臣其所以受命也

是謂不爭之徳

傳曰爭者事之末也故天道不爭而善勝聖道無為而不爭今謂之徳者出道則入徳故也

是謂用人之力

我無為而用天下天下孰為我用哉由用人之力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堯問許由齧缺可配天乎曰彼方尊知而火馳彼方且為緒彼方且與物化夫何足以配天乎然則不競不爭而善用人以是配天則至矣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不敢為主而為客毋乃太懦乎曰是何言也君子惟能下人也是以見下於人此其在易之師乎師之六三或輿尸凶以陰乘陽剛之罪也進無所成罪不當也為主不為客之過也師之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

咎以柔位剛不敢唱也往即獲禽有攸利也為客不為主之義也然則用兵為主之害如此哉故曰吾不敢

攘無臂

必有忍其乃有濟

扔無敵

夫惟不爭天下莫與爭能天下莫與爭功

執無兵

無兵則無伐也奚其戰曰太上戰無為帝戰德王戰

義何執兵之有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者幾喪吾寶

兵者不祥之器也觀則玩玩則驕驕則無振故禍莫大於輕敵無振則敗敗則弱弱則亂亡仍之故輕敵者幾喪吾寶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仁者有不忍人之心非嗜殺也以殺止殺也故抗兵

相加語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則哀者勝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大道甚夷夷之為言易之之辭也故道者甚夷之物而至簡之器也夷則易知簡則易行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凡夫婦之愚可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與行焉其始卓然其卒溘然非夫婦之過也民之迷其日已久故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

聖人觀於神而不累也出於衆而不謀也故心聽於氣氣聽於神神聽於道其出也其入也不得而知也此其為真知也彼不知之是以不吾知也雖然彼不吾知吾何病焉莊子曰謂我為馬吾亦與之為馬謂我為牛吾亦與之為牛也彼其知我耶其不知耶

是以聖人被褐懐玉

文豹之鞟其文炳也膚士之言其文蔚也其文蔚故世無全士其鞟炳故野無完豹吾有悲乎爾也二者

何為而免乎曰岌岌乎殆哉其文為之災也故聖人龍見而尸居掃影而去跡其不欲見賢耶是謂被褐懐玉

知不知尚矣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暴虎馮河勇於敢者也死而無悔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不立乎巖墻之下勇於不敢者也恐傷其正命

則足以活其身而已矣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老氏之歎葢歎時也上失其道則尚權謀尚權謀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民無聊而輕犯法故誅死者相枕也何自而畏死去權謀則無督責無督責則貴清淨貴清淨則民自定而無刑可犯矣而况死乎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民畏死矣而有為奇者此欲振奇於民且亂民也然

則奇之亂民亦莠之亂苗者歟故去莠則苗蕃去奇

則民靖吾執而殺之

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饑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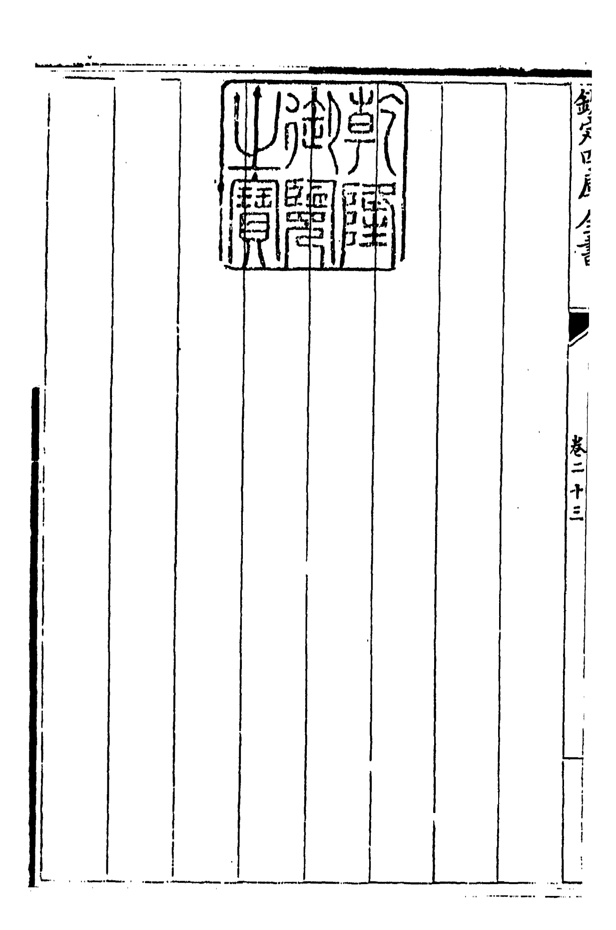
去其一而用其二則民有殍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反是則暴君汚吏之罪也或老弱轉乎溝壑則民輕

死壯者散而之四方則民輕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至德之世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莊子曰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故鄰國相望禽獸成羣
故雞犬之音相聞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道無問問無應善者不辯也無問問之是無窮也無
應應之是無内也故辯者不善也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華集卷二十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貢生臣劉錫珪

謄録監生臣章儔

九華集卷二十四

宋 員興宗 撰

西陲筆畧

金初命將窺蜀

金初發難叛盟亮謂衆曰誰能為我攻蜀者我貴之或曰惟某將可即引某將封拜令專兵西鄉某將曰蜀城險人和計日以取弗可取也亮以為沮衆殺之并誅其家二百餘口翌日命喀齊喀將兵喀齊喀恐懼受命

邊民驚徙狀

金將初議窺邊邊民懲艾建炎初禍難之殷復議驚徙成鳳間有女婦嬰幼危墜淵谷者掠郡縣財物主名不立者階州城下武興節制司申有强盜浸浸自北谷不介而出去武興數里今不翦恐為後憂上司命以一旅剿之無何城中遂定

秦州敵將驕傲致敗

秦州初未下招討司命劉統領海取之或曰大夫促行

敵素傲以驕今驟以兵取之如以湯沃雪耳先是敵守
及將領皆流湎荒宴不輟素狎官軍弗之虞也將兵將
軍乞求鬧者尤甚每酒酣自歌曰金亦有銀亦有我曹
為樂宜耐久未幾城壞其旗幟有飾而未縫綴者後盡
俘至軍前去
官軍因糧於敵
官軍既下秦隴凡山西阨塞積粟會聚甚衆諜者云敵
意不在小本舉是餉軍且求窺蜀也及屢敗秦州臘家

城得糧約十八萬石浮休寨約五千石小石寨約二萬石戚姬寨約二萬石水落約一萬石其他千百石往往而在前後共三十五萬石故官軍所至沛然殆非人力也

西安輕卒被害

過秦數百里西安寨者亦險阨之衝也金令將桑節者守馬桑節亦驍武本蕃族數為邊患東路都統司姚仲命某將將麾下攻之因謂曰敵屢敗兵輕且囂易與耳

汝攻之慎勿逗遛某將乃去寨十里所駐兵分百餘卒傍敵營立寨其夜為敵刼餘兵䂓馬議者謂將分輕兵於外既非餌兵又置之必死之地所謂無故棄人於虎口者也或曰某將素亦有聲豈亦名過實者歟某將姓傳

金出令遣間諜

敵既與官軍相持時遣盜走軍為諜然竟弗達也予訪邊將云敵近令如有以南事告者人賞銀一則二十五兩為則獲正軍一級博軍一級賞以錢人三十千雖以此激衆

未有為之用者也

秦州徙城北山

距秦州數十里外皆平川所謂秦原是也承平時四城周遭望之巍巍一都會邑屋甚壯既陷敵之久餘民居止什一敵遂徙城北山若一堡然北山即隗囂故宫杜少陵所謂秦州山北寺故跡隗囂宫乃其地也然山徑最險敵既城其上若控以兵則秦隴亦未易窺也劉海適掩不備得之所謂先聲奪人迅雷不及掩耳者歟

鄭宗招下臨洮然勇而無謀

鄭宗者亦西人爲副將與馬仲希聯戍岷宕間上司令攜旗牓招臨洮守將其守趙鈐轄者悉蕃漢情宗初至城下張旗牓大呼曰金政亂天意回矣鈐轄何不下與諸將共取富貴今臨洮兵少糧少鈐轄執迷不返悔無及也趙即率吏民夜開門拜道左及官軍下䇿宗亦在中諸吏方受降列飲城外宗請先入籍兵仗封府庫以待諸將會敵援騎大至宗聞之跨鞍不甲而馳舞矟自

衛敵衆喧咽宗急爭門不聽出或飛矢貫脇宗即死至今洮岷諸公共惜之以為勇而無謀者也

敵將楊鎮國兇狡

敵將楊鎮國者廢其名亦為洮大將洮兵素弱楊常飼良馬數十甲而伏諸壁及官軍入洮諸將問鎮國安在曰夜已出去矣至今往來熙蘭求無邊患而竟不能也

熙蘭蕃族為敵用

官軍未得洮河如熙蘭等處蕃族部落村氓等多為之

用或為敵人鄉導或為敵人輦重官軍所介往往羣聚嘻笑及河隴既下部落村詆大震

劉海治平之役戰最力

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平之役統領官劉海踏白小溪嶺携矛直前先士卒有千户温德亨者敵驍將也自林外横出擊海槍注兜鍪甲葉墮者三馬左右騎皆驚顧辟易海伏馬鬣以槍貫敵將洞胷墜馬海救左右曰速取其首以來敵將瞪視猶手箭者三墻立不動漢騎欲前

取之即注射兩騎皆斃因折弓於膝瞋目受誅次日漢軍因堵進敵以故敗去斬級可計者凡二百有四傷死者無算馬海字朝宗山東兖州人紹興初爲馬軍副將名字堙微金將珠赫貝勒犯山西諸營欲遣探騎主將吳公曰若劉海者沉壯可遣也即以海將騎三百前道覘索至石壁寨在鳳翔管下三十五里忽與敵遇敵軍三千餘伐鼓大譟飛塵漲天海率騎士殊死戰殺敵幾殲一騎西馳告捷主將曰吾鄉所遣騎乃探騎耳豈人人闗張乎

海以遊騎三百而屠敵三千何從得此項之俘馘輜重至者盈庭即日命海為達州刺史秦鳳路都監云

博軍子利害

初上司許西民勇鷙者能出力詣軍縣官為給復賞皆如律因命曰義軍亦曰博軍衆推曰小火子既得騎牓或能牽制敵人間撓敵勢亦博軍力也然西民陷敵之久必欲鄉義河右郡縣往往財物橫見掠奪千里蕭條遂無烟舍此皆博軍之為也上司見為要束耳

諸將議取河州先破熙援兵

正月晦官軍議取河州統領官惠逢蕃兵總領李進鈐轄榮某張某兼知寨皆會或曰我擣河州而敵兵单弱以强制弱何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敵軍盡在熙官軍若直擣河勢必來援吾表裏受制此危道也不若引兵而西潛據險路敵將忿兵伺其不意可一戰以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長洛口一名閻家峽正月十九日巳而敵遣燕大將小郎君者提正軍千五百從

軍亦如之徑至長浴口惠逢令羸卒數十騎誘之約曰旗動乃發敵兵薄羸騎傍徨旗動伏兵大奮會天風起人馬不辨李進駐兵在旁山上若聞空中聲云蕃兵亂蕃兵亂進令左右下山用平弩旁射敵大亂鈐轄檠某手殺數十人敵望風奔靡遂大敗死者無算擒活兵三百五十解招討司二月二十一日處置訖

治平之役先發探騎遂破敵

初官軍欲攻治平諸將曰吾衆徐行則不為功疾行則

不知敵之衆寡不若使數百騎行前伺敵之息乃可擊也即命將官李庠將驍騎三百名曰探馬日中騎前數十里敵兵忽合呼聲隱地庠愕眙令一騎逸至軍所言狀諸將失色或曰今若出軍救之亦無及矣不若勿救統領官劉海奮曰不可探騎雖少皆吾人也不救則吾已戰者盡殲未戰者益沮救不可後也即以數百騎突前諸將隨之既與敵遇遂破之

官軍疑敵援兵遂去治平

官軍既攻治平敗敵衆敵謀欲遁或有說之曰南軍知吾衆遁即追擊我使我立盡奈何不若火城寨為疑軍如走未晚也因大火城寨散朗如晝官軍以為援軍大至亦引去數十百里敵因遠遁識者至今共惜此舉也

官軍巧於取秦

予訪邊人長老皆云官軍最拙於戰治平巧於取秦此言有理者九月十九日武階騎兵統領劉左武海被檄即引兵星夜以出二十三日傅秦州城敵不虞南軍之

至也至近城數里乃覺之有數十騎躍出海曰是來欲
爭利誇所長必知戰者即列卒屠之明日海與副將賈
士元王中正計曰秦城險而堅未易攻也今城守似怠
當攻以火烟甚則蔽物敵雖有耳目何施耶是天賜我
也遂積藁縱火烟上蔽城水寨破（秦州外小城）海登馬夜中
其守蕭濟開門以降先是敵軍戍秦者正卒三千前二
日就傍郡打糧弱者守室壯者未返遂至於敗云

李進勇悍與士卒同甘苦間亦微巧

蕃軍統領李進在洮河間或間出遇敵數十騎顧曰汝還識是人否是所謂茶李三者也令驍騎四人突前直刺進進刃三人挾一人以返進所至與士卒下列同甘苦故人樂為用然出軍多避就不肯為軍鋒之冠將士多識之進長於行日二百里不殆邊人號為鐵脚雞云

馬仲希庸謬遂失熙鞏

馬仲希者宕昌屯駐將也為人妄庸丁巳冬都統司命仲希進兵取熙州仲希得檄即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

城外十數里或為敵將謀曰吾知仲希妄人耳且暗兵事此易撓也即遣間宣言曰北軍今夕當大至衆共刼營南兵之來衆寡何似北軍其能敵乎仲希聞之昏時拔營遁去初熙州父老聞官軍至有欲率衆歸附者心大喜及翌日仲希去皆大笑仲希既去熙徬徨無所適聞諸將將下鞏乃引兵來會時鄭宗李進榮某等已誘敵將龍虎方議拜降城下龍虎者故大將哈沙子也以父死事金主貴而壻之令以兵守鞏龍虎自度力屈不

支使人來言曰我降諸將諸將好受我降當以酒殽相饋何甲也願盡釋鎧仗我出與公列飲城外仲希諸人許諾李進不肯曰誠偽未可知且吾遣人候城中城中夾道積錢安知不吾詐也吾不願飲龍虎出諸將長揖環坐進衮裹甲以待少選敵援騎四至龍虎欲起據鞍蘭州歸明將王宏曰事急矣何不遂取此鈐轄榮某從後斫之不殊宏繼刺之騎士張玘斷其首坐者皆鳥獸散獨鄭宗死城下久之宣司以仲希再失二郡機會梟

首以令諸軍

博軍為僧徒所誘致沒

武都安化有土豪李六者以氣雄一方統制李選姪請旂牓使司卒鄉民强有力者四百餘人俱時時剽掠為事一日衆至德順野次有僧舍曹居李即稱兵以入一僧曰大夫何遽至耳胡不入室朿爾戈矛取爾財帛吾僧徒拱手託命而已一錢不占也雖然大風苦寒請出為大夫具醪飲如何李曰如此大善僧出衆因弛甲環

坐間有熟寢者敵兵忽薄寺衆遂殲焉乃鄉者僧徒招之也

曹建有季父風

官軍將攻治平有曹建者故知鳳州武姪也武凡戰即持刀斫陣戰皆疾力甚為西人所紀建長有武風以故軍中亦以曹大刀名之武階副將鄭庠既為敵騎所薄諸將皆前援之劉海謂建曰子生平持大刀盛壯自喜今日乃效弱夫怗懾陣後何鄙也建曰大夫責建良是

今日建得死所矣即大呼而出有驍騎突來建揮刃入馬折而為二敵陣遂靡建因奮前誅殺過當先是武舊戰冉家灣令諸子羣從執異械以從其名有狼牙棒馬劄刀夆鐵鞭所過如山之摧以故屢成功云

河州士民望風歸義

官軍既薄河州敵守及同知望風降下先是敵寧河寨官者幽冀人堅為敵守無下意百姓聞之排户裂其尸携首詣官軍馬初諸將議河州富厚久陷金地人心去

留未定及薄城下民爭開門香車花輿踵道皆曰前日之降實非我願今親父臨我我敢不認耶有再拜流涕者大槩山西編户願為王民類如此

敵潰將招西蕃部落為軍

熙州敵正軍不過二千餘人閭家峽之戰為官軍破滅者殆半其將小郎君退收潰卒併招西蕃部落子為正兵有敵將李節使楊鎮國趙鈐轄者皆故敗將聚兵與之合大畧不過萬人邊將常曰敵兵易與十不敵部落

一二山西既下則部落行且離貳可以見敵無能為也

平河之功士以賞薄致怨

河州既下諸將方籍庫藏編什物人人炫功不相能者甚衆或言當暫賞軍主將令人支錢十餘萬時食物踴貴炊餅一直錢數十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曹捐軀下河州今性命之賤乃不直一炊餅也及退屯殺馬關兵間有道亡者悲夫兵法所謂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為將者奈何其不思也

河民留諸將同守城扞敵諸將共議出屯

河州在山西承平時最富實有原田萬頃餘糧棲畝民蔽野距河數十里曰寧河又有金坑近亦廢不治諸將既下河方議隱括庫財或傳熙州敵軍大至衆欲控城固守主將惠逢曰不可敵衆我寡河又初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外救不至則將奈何即携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鈐轄何為去我鈐轄但坐府中我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惠兵少惠諭衆曰我今去此求援

兵於外非直去汝將返以援汝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即留都監王姓者及博軍願留者數十百人因出屯殺馬關一名通會是日李進亦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我乃進也初不挾一縷以入今不挾一丈以出因鞭馬亦去居數日敵圍河河民相率登城固守云

河民懲寧河歸順之禍相與死守

敵再取寧河寨名快意戮寨民歸義者流血丹路已而兵

再薄河州諸將已去城中百姓計曰前日寧河之民南歸敵盡屠膾我脫敓之即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告諭城中父兄相與死守猶有千一得活即籍定户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圖髙數十百尺衆因撤木為礮械敵悉力來攻木繼少選壓敵有糜潰者居三日敵退屯白塔寺距城五七里云

榮鈐轄先登并諸將追敵曲折

敵自熙引軍欲援河官軍既遇於閻家峽軍交有榮鈐

轄者乘駿馬揮鐵鞭掠陣所向風靡衆隨之敵遂潰金主至今畏之相戒曰無輕犯縈鐵鞭也縈等既逐敵有數十百騎遁去追騎襲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為之久故將敗有一敵將自殿後立橋右瞪目直視追者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敵將自護渡餘衆衆渡已乃乘馬徐行去後人有獲敵問曰孰為汝將小郎君者曰鄉也身青服而馬朱甲者是也微伺之即前立橋右自殿後而護渡者也

河州民伍為敵屠戮

惠逢既令兵官王姓者留河州率義士民伍乘城拒守閏二月辛未初六敵刼熙蘭之兵薄城下彌望蔽野兵械甚設會義軍有射中敵將曰官人者敵少却癸酉敵將小郎君等揚聲曰河州能為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為人有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徑去城上士卒伺知之交口相賀城守益怠弛甲以坐是夜人人困卧城陬濡上敵驅鐵騎擣城

斯須壞州民尚有不知敵至者翌日驅父老嬰孺數萬屠之遷壯者數千隷軍先是上司命惠逢李進等會番漢兵援河州逢以兵徒單寡不能支敵乞師者已再頃之都統司差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為逢聲援師偉未至河州再潰逢乞通會進乞臨洮逢遣人謂曰敵今再至是無河州决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敵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綴之必取辱逢信之因休士卒進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之掩面

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閵州亦已潰敵焚蕩餘城址而已悲夫河民鄉義而終不獲全諸人相忌娼之過也昔聞陸贄之論邊事曰若一旦羣帥異心則秖足生事舊寇雖平新患亦起不可不察也

四邊用兵祥徵甚多

關外四州比歲屢荒歲在辛巳夏秋大熟九月軍興糧糗及約而辦武都陋邦也糜碁子造至四萬石他物輸軍稱是嘉陵江水平日春秋之際其流淺跣可涉也冬

十月乃運舟艫舳相銜以上而大潦方漲馬悲夫金人之禍吾國烈矣神久憤嫉於此豈惟人心有知江神亦有知耶許同諸公方議奏此事得之矣

金人詐為旗牓誘博軍

陜西博軍既迭出迭入時利剽刼故邊民棄田里耕鑿為之者相接也洮岷間常有博軍數旅徑出或遇敵騎卒千百從間道出衆注視以為敵大集議擊之一將突前軟語曰汝曹無乃博軍耶曰然曰汝無擊我曹亦博

軍也汝胱不信盍來視汝使司旗牓乎衆乃就視旗牓

曰真是也因益玩狎須臾塵揚敵騎張翼擊博軍得胱

者十一二又武都白崖楊氏子亦領衆七百為敵所詐

無遺餘焉

羣民思歸義

二月招討司一日攻羣有父老數十輩各具米麪輦以

餉軍至軍門曰我曹聞大軍來幸甚過望小民自度無

所用力願犒從者大將納其饋積餉物軍門如丘後數

日城危拔矣官軍忽引去父老狼狽相謂曰金今覺我餉南軍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輦重者數級并焚饋物而去

鞏州城中虛實

大軍再攻鞏砲礌幾百餘座衝梯如之城中亦回砲不息或引一人以下諸將問之云城中危甚勢且不敵太尉旦暮決力當得之矣又問有蕃兵幾何簽軍幾何曰城中甲軍不過千五百食糧軍亦不過千五百輦重者

亦不過千百餘皆編户也又有繼來降者一人問之其辭皆合

四川山寨天設之險

金以冬十月寒盟邊民擾擾宣司出令使沿邊州郡細民據險相保就其險阸之所有若天設如武州西有花石峽右有楊家崖成有董家山沿有仇池城鳳有馬嶺堡秋防興趙二原而仇池尤高峙聳拔其形如削瓜上有良田百畝可駐萬馬飛泉凡九十有一源大旱可濟

也山徑仰空如擲線雖悍夫千百攻之巧無所施此山鬱鬱意有異人託之杜老謂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豈殆然耶

張忠彥兄弟投北事

敵將副都統張忠彥本陝西兵官故常事曲端端者邊人所謂威武將軍者也忠彥兄忠孚尤宄狡禍敵紹興初是年建炎四年任陝西路統制見同列進用素觖望會金將雅蘇犯邊將至熙忠孚即挾叛志忠彥與相諧附即進

曰我欲驅州吏北投州吏肯從我乎忠孚曰兵權在我欲驅州吏如驅犬彘耳獨餘李三行行未知其意如何汝可呼之入李三者乃統領官李彥奇也為人尤惡戾喜鬬以故忠孚畏之至是因呼果來忠孚即閉闥杖劍於膝脅之曰汝欲不齒吾劍不若聽吾令不然今不得活彥奇曰統制何以命之忠孚曰人生共覓富貴豈問南北乎當與汝徑去李亦唯唯從命後數日遂驅官吏陷敵地同時有年二者熙河大將端部曲也既陷敵復

歸西夏當權用事以謀叛為夏人誅死年常頂金冠邊將畏之謂之金冠年二云

金亮虐用西民

初金亮虐用西民民不自聊常曰何日南兵來活我耶凡民歲輸錢曰門役錢時遣使下郡縣曰天使天使所至立馬户外索銀曰立馬銀督事胥史劇若星火曰了事人有司公事大吏即上下其手士民饋送曰擡盔錢又令陝西括馬數十萬分配河東北百姓户養之怨殆

入骨其政日頽如此雖欲無亡不可得也

白常不肯仕金

紹興十五年偽書來徵在南將士王四小巢白常三人俱在遣中王曾任南總管巢亦位將領兩人至金即為效力獨常不肯仕曰丈夫死則死耳不能為反覆士每自樹頭銜曰前熙河安撫使白某薩哈見之不悦也後欲强官之竟託疾以免常有治産在德順熙河金之守將惡之大詈曰孰有既臣我家而尚宋官乎枷禁數十

日不為屈又欲蕩其產薩哈憐而釋之今尚無恙云

王宏歸順事

蘭州王宏者本名家子久陷金即悒悒思部署徒黨密欲從順會坐事金帥鎻以地牢凡十餘年釋之軍興宏即刼蕃族以歸上司命為熙河路統領官摧殺之役宏奮曰吾赤手歸明縣官將領不以死報國非夫也即突出部署擊敵時飛矢如蝟宏不動敵援騎敗去宏叔父某亦建炎初名將也李世輔知同州欲刼皇弟郎君南

歸王亦起兵會之事覺誅死其人黒而長邊將謂之鐵幡竿西人諺曰誰為飛虎將無若鐵幡竿為王發也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二十五

宋 員興宗 撰

紹興采石大戰始末

金主亮竭其國兵財南侵其身先出汝州（京西道）亦欲出襄漢上流朝廷果從三司發精兵五萬人合荆鄂之兵凡十二萬先是虞侯作天官屬上殿先論敵異時為南牧之計必為五道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東之地沮洳非用騎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

道庚辰年劉子是是年冬奉使又明年十月回具言敵必南侵

蓋已授甲造船必為南渡之計申言前輪對之語上曰

記得卿此言極是極是是年五月十九日敵使上殿有

奏言欲得兩淮之地欲得將相大臣朝廷駭愕議所以

發兵是時金主以兵駐淮陽汝州以避暑為名作計渡漢

江從上流以窺吳會朝廷發戍閱領禁衛五萬人來戍

襄漢上出金使語令宰相就都堂命侍從臺諫議所以

備敵之策時宰相宣上語云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

戰當如何廟論欲遣成閔全領禁衛兵禦襄漢上流虞侯說不須得發兵如此之多敵必不從上流下恐發禁衛則兵益少朝廷內虛異時無兵可為兩淮之用兵行未幾旬日得報金主回汴京虞再白堂金主已去乞留五千殿後兵（五萬中）約止江池之間欲留此為用若上流兵盛自江鄂間應援淮西兵盛便出大信口（池州采石近）可以援淮西是時無人為虞侯之助其說卒不用至九月間敵以五萬重兵出淮東劉錡拒之於楚州青江口金

主自提重兵號五十萬皆精甲自壽春壽州渡淮王權拒之二將不敢戰望風奔遁敵才與南兵相接王權退自安豐廬州至合肥合肥又退至石桿而中軍已退至濡須和州大江口虞侯見事急知二將必退回遂率四五侍從又同白宰相說王權退師已臨江口必敗國事諸公云王權中云此退所以導敵深入身當其衝令邵宏淵出其右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虞侯率四五侍從辨其不然此權必為走計時朱倬楊椿猶不以為然明日得報

權果渡江朝廷震駭十月十七日白宰相十八日王權申十九日上命葉樞密義問督視江淮軍馬因命虞侯參謀軍事二十一日陛辭上慰勞甚渥云卿本詞臣不當遣以卿諳軍事故也二十二日出臨安是日得報劉錡兵走自楚州走至瓜州盡棄淮東之地敵追騎至皂角林瓜淄之前錡之將員琦小捷錡乃托病過江十一月初四日錡兵大敗於瓜州劉汜之役江淮之間民皆奔逃是時金主以重兵臨采石已數日知建康張燾屢遣官來催督府措置虞侯與葉

樞密初六日到建康是夜被旨罷王權以李顯忠代之督府詐以檄名權來府議事夜遣虞侯持檄走池州喚李顯忠分付人馬令會於采石蓋權兵在采石未走初七日發建康初八日早去采石餘路十五里聞鼓聲振野問道傍人云是金主臨江昨日刑白黑馬各一祭天取今日過江虞侯見道傍茶坊酒店官軍閒坐虞侯呼之其説與道路之言合虞侯又問云既是金主今日過江因甚却只在這裏衆兵皆言王節使在淮西每日只

打鑼不打鼓未嘗得接戰我輩皆是馬軍節使令我棄馬徒步過江如今已無馬我輩不會步廝殺隨行官吏多欲回虞侯云須要江上看兵勢蓋上遣我來當進不當退有進言者云事敗至此舍人與人一擔擔何也虞侯不聽虞侯至采石諸將皆無戰意公方會合諸將士詰之曰我聞王節使在淮西每日打鑼不打鼓衆曰果如此虞侯慰勞曰權不戰教汝輩不成事令汝輩半死半活衆皆唯唯虞侯曰雖然王權已罷兵權管汝輩不

得我是朝廷官官家差我擔銀來犒設你濾今有節度
觀察至副校尉官誥皆擔來汝輩食官家祿官養汝輩
三十年不審能𢦤力一戰否衆曰我濾也要戰但無人
主此事虞侯與說我今日只辦兩眼隨你濾成得功大
與你填大的官誥立得功小填小的官誥若死於此則
當同死於此若你濾走我亦隨你去你濾道我走去甚
處我便去見官家說某人通制已下某人肯厮殺某人
不肯諸軍大讙曰今日有分付大家去厮殺於是方布

陣擺戈船是時江北敵兵甚厚極目望上下流二三十里不絕鼓聲震地虞侯即躍馬至岸口見北岸一高臺臺上有大紅繡旗黃旗各二左右立中有大黃蓋有一人服金甲據胡床坐其上衆云此金主也兵號四十萬馬數倍之虞侯遂與諸將議統制官張振王琪戴皐時俊盛新列馬軍步軍為陣靜以待之分戈船為五以其二傍東西岸行東護岸西裹敵船其一駐中流載精兵以待戰其二藏小港中以待不測擺布僅畢或聞敵中

發喊金主親執小紅旗麾百舟絶江而來未頃間有數十舟逹南岸敵登岸與官軍戰公往來行間公謂時俊俊先登軍皆死鬬斬敵過半岸上之敵皆投拜戰於江中死以萬數天色晦敵猶未退會官軍在淮西有潰散者三百人自光州路轉江而至虞侯撫勞之授以旗鼓設為疑兵敵果以為援至鼓聲乃已却打梆子聲敵引餘舟遁去或欲引水軍掩其前斷其歸路虞侯以為不可所謂歸師勿遏是也倘或官軍一傷我軍少何以繼

之敵萬里入寇如此之盛今日必欲戰則官軍少而明日何以為敵但以強弩襲其後追射之敵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岸上之尸二千七百餘人射萬戶一人生獲千户五人女真三百餘人餘皆正軍健者是夜遁去即夜具奏舊將去新將未至決不敢引去是夜椎牛設酒以勞軍有說舍人宣贊者及見樞密院人吏在虞侯前甚恭問之云乃中書舍人非武官舍人也將輩乃盡禮致恭至夜半仍令布陣再與將士待敵敵兵已稍希至辰

時以來凡再鼓公舉旂揮出海船五之二分其半向北岸上流直楊林河口諸將或問公何故遂說與諸將當時只合將船守楊林河口不合放敵船令出命統制盛新引船直楊林河於江心下泊船度敵前所不到處戒之曰若敵船自楊林河出即齊力射之必爭與死無令一船得出岸如河口未有船出即以克敵神臂弓射北岸於是盛新受令於江心駐船齊力射敵應弦而倒以萬數敵見船無歸路即時從下流放火自焚官軍亦於

河口上流以火船焚其餘舟凡一百八十餘隻亮陸遁去至午間遣一小舟令張千持書至書意似與王權有約察其策出於用間亟以己發遣王權之事報之以絕其意又遣探馬渡江至暮歸初九說金主焚龍鳳舟宮人所乘斬船作頭二人責船致敗鞭梁大使一百名球引亮來采石者連夜往瓜州與金主書意合虞侯却與李顯忠商量令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輟李捧一全軍一萬六千人又分戈船百艘來會京口于是月二十三日習水戰耀兵亮喚萬

户渡江萬户說江口闊如采石三倍不可渡亮遂拔劍數萬户罪萬户涕泣以告釋之約十二月初一日離楊門初三日建康早飯金主上馬去衆議共謀殺之夜即其所居帳中連發三箭射中又挾弓欲射已而問曰你是江南人是自家人萬户答曰自家人金主曰我自去年煞做無道理事今日饒我也得由你輩殺我也得由你輩不若早早快脆萬户一人直入即其帳中殺之併及其帳中妃侍五人併殺梁大使郭副留藥師之子馬

欽李參政共四人蓋皆為金人謀來南者盡焚其尸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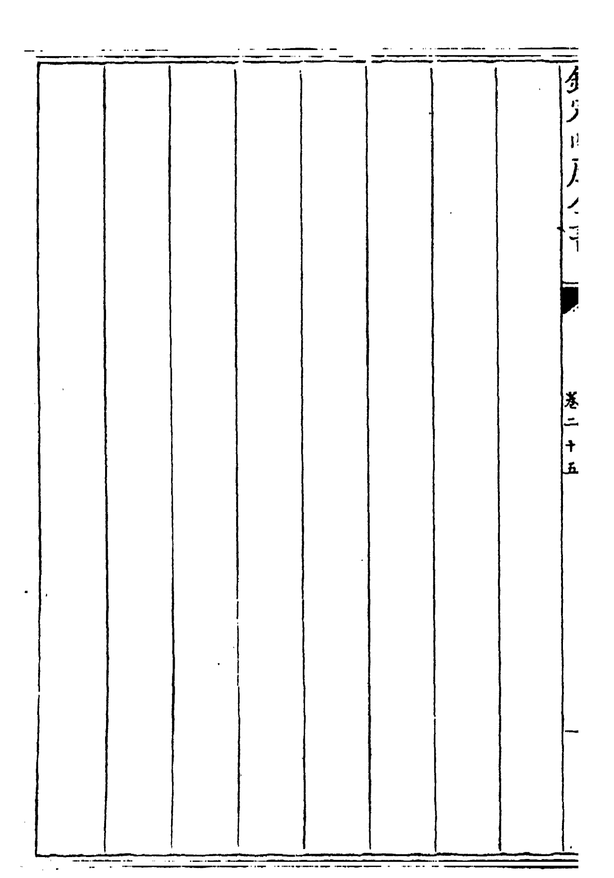
是月初二日虢州簽軍雷政來告虞侯即日同楊存中

成閔渡江至瓜州措置後二日金之大將檄來請和公

是日往行在奏事兩淮之民自鎮江至平江見公船過

焚香投拜甚衆初六日奏事畢初十日車駕幸建康明

年二月十八日還臨安



九華集附錄

大丞相趙公汝愚祭員興宗文

故亡友著作員公顯道學博而淵源氣洪而剛大力行古道鏗然三代之雅音笑詆百家屹若中流之砥柱高謝九華之舊隱勉從三館之清遊獨建讜言不免羣譖方懷去國之恨遽有終天之悲甚至矣相親駭然聞訃念正論之特起自歐陽公而下無斯人歎先見之甚高

恨藴明允之死不復作何嗟及矣流涕從之尚期九原之靈歆此千里之意尚饗

安撫王公伯庠祭員興宗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三月壬辰朔二十二日丁酉朝散大夫直秘閣權發遣夔州軍州主管學事充夔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友大著作員公之靈曰三嵎之英道山之名圖史有光簪紳是榮泰茹斯拔愸鵬莫程命厄

其遭而昌其聲念昔清曉同趨廣庭一夢恍然别離死生丹旐西歸天涯愴情巵酒寓哀尚歆茲誠尚饗

府判王公頤祭員興宗文

維乾道七年歳次辛卯五月乙亥朔二十六日庚子右奉議郎奏差通判長寧軍主管學事賜緋魚袋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近故大著員公之靈嗚呼公之正性有得於天升沉窮達不苟其遷止而為山流而為川用行舍藏付之自然仰視前哲接武隨肩矢志修

門操節益堅陛對未幾奏策上前論議鯁正有經有權上實嘆嘉曰蜀之賢擢登著庭為諸儒先詞闈瑣闥進步可聮公體上眷有藴必宣寧我不用恥方為圓屬有憸夫懷奸有年鱗甲其腹毒甚戈鋋務極聚斂病吾民編人言不顧其欲自專在廷孰視喑若寒蟬公獨擊之奮吾老拳暴其險姦阻厥窬穿甘以身屈俾民獲痊斯言既陳甚於直絃清議雖允莫救擠顛公曰歸歟出處其全問津江吳檣檝翩翩西望故國里猶數千不阻不

抑喜如登仙造物叵測未病偶纒一卧不起湮沉九泉
天耶人耶壽胡不延公面未冷彼姦弗悛不義自斃卒
底于慭寘之典憲其名則鐫公言既驗衆憤始渝惜公
已矣不及見焉曾有直筆誅其佞便偉公絶識著乎史
篇增光三嵎千載永傳其也不敏衆所棄捐曩客都下
辱承知憐揄揚奬薦滿於俊躔恨費推挽逆風泝船偶
奉宣檄逐食窮邊死生契闊再見無緣公喪屬歸我車
載牽相望江臯垂淚漣漣呼公不聞杳隔雲烟公乎不

昧啜此一涓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郡守史松老祭員興宗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七月甲戌朔初六日己卯通直郎隆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史其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近故宫使大著國史員公之靈惟公質自天禀材不世出發為文章筆力健倔海嶽含貞章彙炳蔚體倫韓馬理紹莊屈冠襟蜀都實罕倫匹帆船迅駛入覲天乙得窺祕奥金匱石室發潛振德獨當載

筆代演王言行矣朝夕嗟彼桑羊利口斧鑕公德雄剛敢以辭闢一語不契束手甘黜去國未幾遽繼以卒讒言踵敗投畀有北有銜不祛懷憤獨鬱迂惷亡似辱公湔拂通德里門許我懷紱軿車來歸見者楚惻西首銘旌杳與公隅麗譙琬琰蓋代筆墨有來視者識公不没寓哀一觴冀魂髣髴尚饗

郡守何公耆仲祭員興宗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七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通義

郡假守何其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亡友大著編修員
公顯道之靈曰世有多言吁亦可畏病我蜀人其說有
二平居無事論說翻瀾東以好官噤不肯言廟堂急材
虛心而問齒牙不懌蕲以餘論是雖可病病亦有故責
人以難古法弗許言而不當徒觸時忌引非其人適為
己累古道云遠流風實同獨以病蜀論焉末公嗟嗟顯
道與世背馳抱此二病牢不可醫遇事不可指陳利害
茹物於中一吐乃快心知若人衆乃共抑挽而推之必

極我力坐此斥逐竟以喪歸萬里扁舟嫠婦弱兒人咸戚公我則不爾用舍有時功名游戲中茍無憾雖謫猶榮事驗身後雖亡實存三嵎之巔雙林之間英風颯然公其復還拊棺無從緘詞以弔尚鑒我言哆頤一笑嗚呼哀哉尚饗

金山住持印老祭員興宗文

維皇宋乾道六年歲次庚寅八月戊申朔十三日庚申金山龍遊禪寺持傳法僧寶印謹以香茶蔬食致祭於

近故宮使大著九華子員公之靈惟釋與儒殊途同歸達者揣其本而必齊其末昧者溺其迹而或疑甚者採其語言之相似以神其說而返欲操刀以攻之嗟乎此所謂盡羿之道而殺羿世有孟軻氏當力排其深擠吾學吾儒九華子業佛然其心覩而道合者曾不約而自隨嗚呼始與公定交於石笋之下又相從於錦水之湄卓錫南來七年有奇公奉名節而入覲王后又得握手於妙高之頂忻會合之有期公既造朝自結主知太學

二年是為儒師擢置三館揆其文詞晉登著庭周知百為蓋有國之太史一有不合而臺官諫垣所不言者公獨抗疏於赤墀竟以此而不容遂遠引而奉祠僑居南徐貧不能西首未閲月而往來不間方喜公之所造詣者益汪洋而眇彌矣夫何杯酒之地遽有死生之變尤甚於隙駒之載馳耶嗚呼天之生是人也既富其學問既大其器業而又厚其德宇浚其道源矣宜若畀之以位使其道德性命之學禮樂仁義之具少施於當時也

且其神和而氣舒謂必富貴而顯達長身廣顙又當百年之期頤也百鍊之剛日殺九牛奈何百不一施而止於斯耶與其材能而不與其爵禄天其慳矣因天之所與而大其成就猶不能助佑而屢躓之天其耄矣吾將安得而推之耶雖曰有子芝蘭方茁客東吴而望西蜀所謂天之角而地之涯也死生不免矣而公之死也重不幸者如此是以賢不肖共有無窮之悲也我之先師行不磷緇既死空山沉埋厥輝有請於公錫其銘詩文

律既高道眼超卓曾不愧於南嶽諸碑此寶印所以感
公之德而吁嘻哽噎實倍於等夷也嗚呼九華子生滅
不停如川之流如環之循公既講聞而測其淵微矣今
其得力之際也中泛百丈可鑒鬚眉惟昨與今其味不
移吸如西江公猶庶幾尚饗

